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一　　寅一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陳都建康雷氏曰陳高霸先文廢宣後合爲五主三十三年

丁丑高祖武皇帝姓陳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里人受梁敬帝遜禪即位年五十七崩于璇璣殿在位三年寅一

改元永定○周閔帝字文覺從兄護殺之而立毓寅一

叙曰有梁祚微禍難自作東魏賊侯景因隙來奔高祖建義內之封爲河南王乘寵作亂遂陷臺城先是梁湘東王出鎮荊陝使王僧辯陳霸先等平金陵未幾湘東王爲西魏所滅侯景既誅僧辯仍爲霸先所殺太平元年梁敬帝遜位霸先即帝位于金陵以姓爲國蓋吳興長城下里人也世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陳寔之裔身長九尺二寸鬚長三尺垂手過膝神明高放有大志略衆所推重既臨大寶復梁舊政崇重釋氏金陵舊來七百餘寺侯景焚蕩幾盡陳高祖悉皆脩復翻經講道不替前朝自創國至禎明三年凡五主三十三年國入于隋其二十四年與周同政九載與隋同政時天竺優禪尼國三藏法師拘那陀羅陳言真諦十四年間隨處譯經論疏傳等四十八部凡二百三十二卷云真觀法師釋門龍象也時徐僕射領軍禦世欲僧兵之師馳書勉止其言傷怛足以發回向之心又著無性因緣論

周明帝毓小字統萬字文之長子在位四年改元武定○周用明克讓曆庚辰文帝蒨改天嘉字子華高祖兄聰烈王興之長子高祖與兄同經營帝業故遺詔立之天康乙酉崩于有覺殿在位七年○周明帝中從兄護毒死而立弟邕

沙門稠禪師乃魏跋陀三藏之資也受具
往嵩山少林又抵覃懷王屋之栢岩寺觧
二虎聞由是舉世知名齊乾明元年示寂
于龍山雲門寺
齊孝昭帝演改皇建 字延安神武第六子聰敏仁孝勤于政治 寅一 二
一年因捕兎驚馬墜地而崩壽二十七葬靜陵
周武帝邕改保定 小字弥羅宇文之第四子登位唯布衣帔無金寶飾禁斷華綺上階聽政不施櫨栱後宮嬪御不過十人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六崩于輦舉葬孝陵
法師洪偃雅爲文帝所重及齊使崔武子
有專對才朝廷憚之帝以偃才學兩優命
館伴武子武子加嘆而歸由是朝儀欲奪
其志斂以冠巾偃聞命即絶食以死自誓
帝以其確誠從之時稱偃四絶謂姿容德
行文章草隸臨終謂其徒曰世人爲貪心
之所暗貪已則惜落一毫貪他則永無厭
足至於身死之後高其墳重其槨必謂九
泉之下還結四隣一何可歎今瞑目之後
以脯腊鄙形布施飛走及卒弟子如其誡
有文集二十卷詔藏祕閣
法師寶瓊陳宣帝命爲僧統綴禦有法四
衆安之屢入重雲殿講道帝尊之爲師初
梁魏間僧統盛飾杖直僭擬官府至瓊奏
罷之每出從數頭陀杖笠而已于時海東
有十二國聞瓊道德不可見遣使奉金帛
求瓊畫像其爲天下敬慕如此及卒法師 寅一 三
曇衍繼爲僧統亦有重名衍初生下四十
齒已具舉世異之
後梁世宗歸改天保 宇仁遠譽第三子在位二十三年 壬午
齊武成湛改太寧 神武第九子淫亂無度信用嬖寵傳

癸未 乙酉

位太子在位四年壽三十二崩又改河清

周 保定三年有牛生足于背上出北史

齊後主緯 字仁綱武帝長子昏亂暴虐殺宇崔季等忠臣在位十三年改天統

栴檀瑞像至此三百六十七年在淮南

是年衛元嵩上疏減僧初周武崇佛氏天

保六年嵩上十一條省寺減僧云僧多怠

惰貪財冒利不足欽尚名百僧入內道場

七日伺過不得無何乃止嵩後感惡疾而

卒世尊曰獅子身中蟲嵩何不當之矣

丙戌 改天康○周 改天和用天和廢

丁亥 廢帝伯宗改光太 十九歲而卒在位二年

大教東被五百年矣

台宗三祖惠思禪師姓李氏武津人也少

以寬慈頂生肉髻耳有重輪象視牛行與

世自異夢梵僧勉令出俗辭親入道及禀

具戒日唯一食不受別施聞北齊惠文聚

徒衆法清淨乃往歸依從受正法性樂苦

節營僧爲業於三七日中得宿命智而習

漏未盡後於定中放身倚壁未至間霍爾

開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

特勝背捨徐入便自通徹不由他悟示衆

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遥但向已求莫從他

覓覓亦不得得亦非真後在大蘇弊於烽

警山侶不遑安處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岳

時陳光大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也至即告

寔二 四

曰吾至此滿十年耳先是梁僧惠海居衡

嶽寺及見師欣然讓之時稱思大和上或

問何不下山教化衆生思荅曰三世諸佛

被我一口吞盡有何衆生可化嘗不豫因

念曰病由業生業由心起心緣不起外境

何狀業病與身都如雲影作是觀已身遂輕安陳高祖徵至都安置栖玄寺甚蒙咨揖久之辭還南岳師曰寄迹茲山止十年耳期滿當移時衆不識其旨及還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勸呵責聞者寒心陳大建九年丁酉六月二十二日咸聞異香師更攝心諦坐至盡頂煖身軟顏色如生春秋六十有四師奉菩薩三聚淨戒至如繒纊皮革多由損生故其服章率皆以布寒則艾衲用犯風霜至於所被法衣都無蚕服縱皆受法不云得成若乞若得蚕綿作衣准律結科斬捨定矣約情貪附何由縱之唯南嶽獨斷高遵聖檢也今之列其派者華裾茜服恣尚鮮麗得無恧乎

己丑

宣帝頊改大建 字紹世小字師利昭烈王興次子文之弟也身長八尺三寸大有勇力善騎射生五十一子年五十三歲崩宣福殿在位一十四年

寅一 五

周武天和四年帝命名儒僧道伸述三教利病沙門道安作二教論二十篇以儒道九流爲外教釋氏爲內教意謂上古朴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日澆丘索之文乃著苞綸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謀並是脩身之具若派而分之數應爲九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今乃一化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辨豈不上傷皇極莫大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哉及闡譯內典奏之于朝久而無報安勤於奉母凡薪水飲食皆自力營進其徒有代之者安曰吾母也豈可勞人哉及周武廢教以安宿望欲官之安以死拒絕尋以大教堙阨號慟而卒

周武天和四年謠言黑衣武以猜爲心有道士張賓之等譎詐罔上私構其黨以黑釋為國忌以黃老爲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釋親受符録躬服衣冠是年巳丑三月十五日名三教名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道最先出於無名之前超乎天地之表議者紛紜弗定至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帝曰儒道二教此國常遵佛教後来朕意不立僉議陳理無由除削至四月初更依前集雖極言陳無得面從也又各理伸弗克定矣遂勑司隷大夫甄鸞詳審二教至于天和五年鸞詳二教上笑道論三卷其表略曰

切以佛道二教事迹不同出没隱顯變通亦異幽微妙密未易詳度且一件相對佛

者以因緣爲宗道者以自然爲義自然者無爲而成因緣者積行乃證春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臣亦何人奉勑降問敢不實荅其道德二篇可爲儒林之宗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量

刪定按五千文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則大笑之不笑不名爲道臣輙率下士見爲笑道論三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其道經有三十六部戰汗上呈心嵬失守出弘明集

周武至五月十日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爲傷蠹道法不愜本圖火焚而已論具如弘明集周大夫甄鸞者寔高識君子也弗知懼大敵而勇於小敵者焉王令詳定二

教優劣直以正見剖折無使偏意在懷而著此論褒貶臧否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此之謂夫傷哉大矣

又上道安所著二教論二十篇帝詳審諸以問朝宰無有抗者遂寢其事其論略曰

宣一　七

鍊心之術名三乘內教也救形之術名九流外教也道無別教即在儒流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也道家者流蓋出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面南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也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法家者流蓋出理官信賞辟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勸政此其所長也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數異孔子曰必也王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墨家者流蓋出清廟之官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墨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有鬼此其所長也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使乎使乎言其當權受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含名法知國体之有此見王制無不貫之此其所長也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曰一曰食二

曰貨此其所長也若泒而別之則應有九若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其論文之作內外該括文詞峭拔義理淳簡誠可敬也

庚寅 壬辰

齊改武平

周改建德

甲午 周廢釋建德三年五月十七日周武終成妬忌信張賓之議欲偏廢釋教因大集自僚命沙門與道士辯優劣預令張賓之飾詭辭以挫釋子與即其義負而擠之于時法師知炫對帝抗酧辭吐精壯帝意賓不能制即逞天威垂難辟左右叱炫聽制旨炫安詳應對陳義益高陪位大臣莫不動容欽歎帝不能屈明日詔下遂兼道教罷之

丙申 齊改隆化周兵陷并州上走鄴傳位太子恒

丁酉 周伐齊至鄴齊王緯走獲之封爲溫國公幼主恒改承化與後主俱走青州周兵執之國亡

戊戌 右高齊五主二十八年宇文周并之

周武承光二年滅北齊據鄴都用韋孝寬楊堅等春東平高氏名前脩大德並赴殿下帝登座序廢立義其略曰六經儒教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真佛無相遥敬表心佛經廣歎崇建浮圖徒廢民財凡是經像皆毀滅之一切僧尼並令還俗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關內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勑催荅並相碩無色俛首垂淚于時有沙門惠遠者姓王氏乃曇始和上之門資也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

謂能通理遂排衆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相誠如天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真今若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何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含生何故不知虛空是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以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有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故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無語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則國家七廟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帝又不荅乃曰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國家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亦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立若是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義通行者其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閻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遵佛經而令獨廢帝又無荅遠曰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

寘一　十

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是者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假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脩

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来
檐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荅
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廢滅佛法
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
不怖帝悖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
百姓得樂朕亦不辟地獄諸苦遠曰陛下
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
鼻何處有樂可得帝屈無對所圖意盛更
無所荅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
字帝已行虐師知時不濟隱居楚澤青蓮
山養道造涅槃等疏有擲筆凌空之驗武
既怒佛道二宗俱被廢滅東川寺觀凡四
萬餘區並賜王公僧道三百萬人悉充軍
民財產並收入官帝以為得志焉傷哉
法師靜藹者聞詔下慨然曰食周之粟而

忌其事謂之忠乎即詣闕奉表求見武帝
許之及引對極陳毀教禍福報應之事指
證明白帝為改容頗業已成既行之詔不
可返因謝遣之藹退而泣曰大教阨塞吾
何忍見之遂遁入終南山帝尋欲官之遣
衛士求藹藹聞徙入太一山衛士不獲而
返藹以法滅號泣七日夜聲不絕撰三寶
錄二十卷假設主賓抑揚飛伏廣羅文義
弘賛大乘并錄見聞事實藏諸岩洞庶後
代之再興耳尋告弟子曰吾生無補于世
將事捨身衆號泣不許因令侍者出山藹
瀝血書偈一篇遂坐盤石留一內衣自條
其肉布於石上引腸胃掛于松枝五臟皆
外見餘筋肉手足頭面爲拆都盡以刀割
心捧之而卒侍者歸山猶見捧心而坐餘

骸並無遺血但見白乳傍流凝於石次聞者靡不流涕時年四十有五云

丁酉　周武承光三年既克齊改元宣政帝癘疾稍作五月一日歸長安延壽殿癘甚二十四日遷雲陽宮六月一日殂子贇立于同州○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自言外祖爲隋僕射封齊公親見文帝問死還活者初死見周武帝云爲我上聞大隋天子昔日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爲滅佛法受大極苦頻帝爲我助作功德也帝以庫藏不敢私費乃化天下人各一錢爲追福懺罪也

戊戌　周宣帝贇宇乾伯武長子即位未及年禪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驕佚淫湎改元大成又改大象年三十二崩葬定陵在位一年

釋任道琳者以學業淹博得近周武議論二十餘日酧酢七十番周武窮極精思不能屈嘗許以復教會其崩不果至是道琳伸請尤力帝從之

己亥　周宣帝二月二十六日詔曰佛法弘大前古共崇詎宜沉隱舍而不行自今應王公下逮黎庶並宜脩事知朕意焉○四月二十六日復詔曰教義幽深神奇弘大雖以廣開化儀通其脩事而崇奉之徒勿須剪髮以乖大道宜視菩薩儀範權服冠纓所司條爲儀注於是琳等妙選舊沙門懿行貞粹聲望卓異者百二十人入陟岵寺仍舊住持

庚子　周靜帝衍更名闡宣之長子大象即位隋公楊堅脩政十二月封爲隋國公罷入市稅錢復佛道二教大定元年遜位于隋居于別宮隋氏奉帝爲介國公服飾禮樂一如周制上書不稱表答

辛丑

不稱表荅不稱部隋開皇元年五月帝年十九而崩葬之恭陵在位一年○五月天元殂以天元皇后之父楊堅輔政襲封隋國公也

周改大定 正月改元二月禪于隋

右宇文周 五主共二十五年

隋高祖文皇帝名堅 小字那羅延本弘農華陰人也

寅一 十三

其先漢太尉楊震之後八世孫銳仕燕北平太守元壽仕魏武川司馬惠嘏太原太守烈平原太守定遠真隋國公忠生帝堅相周封隋王大定元年受周禪八年廢梁九年平陳天下一統克儉爲良主都于龍首山故長安也仁壽四年大子廣弑之壽六十四葬之太陵在位二十三年

改年開皇

壬寅 上殂太子立○設無礙會舍身

癸卯 後主叔寶改元至德 字元秀小字黃奴宣之長子即位荒淫酒色禍亂非常後與張麗華孔貴嬪逃入宮井隋文廢爲長城公至仁壽四年癸亥十一月王子終于洛陽壽五十二歲在位六年

甲辰 隋初行甲子曆

丙午 後梁琮 字溫文歸太子寬仁大度博學善射即位改元廣運後其叔安平王嵩擁江陵仕庶奔陳琮時朝隋隋乃廢琮爲莒國公在位二年而梁絕矣

丁未 改禎明

己酉 右陳五主三十三年而隋併之後梁三主三十四年而隋併之

庚戌 隋文帝開皇十年

序曰天命有隋膺斯五運帝君榮祐宅此九州所以誕育之初神光洞發若臨已後靈瑞競臻故使天玭龜文水浮五色地開泉醴山響萬年雲慶露甘珠明石變聾聞瞽視啞語躄行禽獸見非常之祥草木呈難紀之瑞是知昔聞七寶匪局金輪今則神異四時徧知玉燭往以赤若之歲黃屋

馭宸土制水行興廢毀之佛日火乘木運啓嘉號於開皇高祖以周靖帝大定二年黃龍降於舊第鄉雲見於城闉二月十三日周以帝祚歸禪在隋景命既臨服黃簪皂廢周六官依漢三省佛日還曜法水潛通

真一 十四

其冬有周沙門賫西域梵經弍百餘部膺期而至下勑所司訪人翻譯開皇二年仲春之月便就宣傳季夏詔以龍首之山川原秀麗卉木滋阜宜建都邑凡城殿門縣園寺皆以大興爲額三寶慈化自此而興萬國仁風緣茲遠大伽藍鬱峙法宇交臨開士肩聯信心踵接及仁壽啓號寶塔是興百有餘州皆陳瑞應于斯時也四海靜浪九州無塵大度僧尼將三十萬崇緝寺宇向有五千翻譯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經論垂五百卷及煬帝嗣籙卜宅東都仍於洛濱上林園置翻經館四事供養無乏于時今叙一朝兩代三十七年祖師碩儒高僧法匠十有五人顯大隋我教之隆盛焉

辛友法師曇延姓度瓌異身長九尺六寸垂手過膝目光外射才望與惠遠相將述諸經義疏議者謂標舉綱目遠不逮延文句愜當延不逮遠齊太祖從之問道給月俸會周使周弘正來聘大臣舉延接伴弘正恃才氣出人上見延悠然意消及還求延畫

真一 十五

像并所著疏論而歸帝益重之進位昭玄上統周武廢教延遁入太行山及隋受禪即日削髮以沙門謁見文帝大悅下書復教久之歲旱有旨命延率衆祈雨雨不降帝問故對曰事由一二帝遣京尹蘇威問

一二之意延曰陛下躬萬機之政群臣致股肱之力雖通治體然俱愆玄化欲雨不雨事由一二也帝識其意勑有司擇日於正殿設儀命延授以八戒群臣以次受訖方炎威如焚而大雨沛然傾注帝悅自是延每入朝必親手奉御饌供之臨終以表辭帝託以外護帝哭之哀甚葬日百僚縞素送之內史薛道衡文祭略曰往逢道喪玄綱落紐棲心幽岩確乎不拔高位厚祿不能回其慮嚴威峻法不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威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再興卓爾緇衣鬱爲稱首屈宸極之重申師資之義三寶由之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踪澄什超邁安遠矣

壬子釋尼智僊者河東蒲坂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長通禪觀時言吉凶成敗事莫不奇驗居般若寺會文帝生於寺方季夏盛暑乳母遽扇之帝寒甚幾絕不能啼左右大驚尼就視之曰兒天佛所祐宜勿憂也即舉之呼曰那羅延因以爲小字抱詣太祖語曰兒來處絕倫俗家穢雜不宜留請爲養之太祖遂割宅爲小門通寺以兒委僊視育後皇妣來抱忽見兒爲龍驚墮于地僊失聲曰奚爲觸損我兒令晚得天下及帝稍長僊密告之曰汝後大貴當自東方來佛法時滅賴汝而興及周武廢教僊隱其家內著法衣戒行彌篤至是帝果自山東來入爲天子大興釋氏僊前此而卒帝對群臣稱阿闍黎以爲口實又云朕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定從道人中來

少時在寺長育至今樂聞鐘磬之聲

是年關輔旱帝引民就食洛州先是律師靈藏者帝爲布衣交至是命藏陪駕既而趣向藏者極盛帝聞之手勑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藏由是度人前後數萬間有譖之者帝曰律師化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無殊

是年李士謙卒士謙字約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其族長伯瑒每歎曰此子吾家顏了也善天文術數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如此積三十年雅好舉止約以戒定有謂其脩陰德士謙笑曰夫陰德其猶耳鳴唯已知之人無得而知者今吾所作仁者皆知何陰德之有寂善玄言客有疑佛報應之說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之徵耶佛曰輪轉五道無復窮已而賈誼亦云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鵑鳩褒君爲龍牛哀爲虎君子爲鴟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鱉鄧艾爲牛徐伯爲魚羊祜前身李氏子此皆佛家變異形報之驗客人曰邢子才云世有松栢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業豈關木乎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而去

論曰北史史官蔣沈等記李君之事詳悉如此豈非心懷佛德盡已之誠不敢欺昧後之來者歟士謙以日月星方三教然乍觀似有優劣至若照明世界運

轉生靈則一德也是三者闕一則安立不成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賢哉李君吾見其深於性命之大原也

二祖惠可大師示寂於開皇十三年三月十六日也師虎牢人少博極群書尤精玄理及覽佛經超然自得遂出家依龍門香山寶靜禪師得度具戒年甫四十忽一日定中神告曰將證聖果無滯於此須臾頓覺頭痛如刺欲行求治空中有聲曰此換骨耳非常痛也因以告師師視其頂有五峯隆起乃曰神既助汝可行求道吾聞天竺達磨近至少林宜往依之師至少林投機授法語載達磨章中及少林歸寂師繼闡玄化嘗至北齊遇一居士不言姓氏且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師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師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其心亦然佛法無二也師器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授具戒畢乃告之曰達磨大師來自天竺以正法眼藏密授於吾吾今付汝并達磨信衣汝當護持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曰師既預知願聞示誨師曰昔達磨傳般若多羅讖記云心中雖言外頭卤吾校年代正在汝身當審前言勿羅世難然吾亦有夙累今要償之師於

鄴都隨宜行化經三十四年乃晦迹混俗
或過屠門或入酒肆有怪而問之者荅曰
我自調心非關汝事最後於筦城縣匡救
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雲集有辯和法
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說稍稍
引去和不勝憤興謗于邑宰翟仲侃侃惑
其說加師以非法遂怡然委順年一百有
七識真者謂師償償葬磁州滏縣東北七
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

己丁

天台智者禪師示寂於開皇十七年十一
月二十四日師諱智顗字德安姓陳氏潁
川人有晉遷都寓居荆州華容縣梁散騎
益陽公起第二子母徐氏夢香烟五彩縈
回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
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誕育之夜室
內洞明信宿其光乃止憶先靈瑞呼爲王
道卧必合掌坐必面西年長時口不妄敢
見像便禮逢僧必敬七歲喜往伽藍諸僧
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啓一徧即得二
親遏絕不許更誦志學之年仕梁承聖屬
元帝淪沒北度硤州依乎舅氏尋討名師
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法緒出家授以
十戒仍北度詣惠曠律師北面橫經具蒙
指誨又詣光州大蘇山南嶽禪師受業心
觀乃於北山行法華三昧始住三夕誦至
藥王品心緣苦行至是真精進句解悟便
發見共思師處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
法思爲印可嘗令代講思躬執如意在座
觀聽語學徒曰此吾徒之義兒恨其定力
少耳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邇學成往辭

思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既入南嶽大師詣金陵綿歷八周語默每思林澤乃夢岩崖萬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見一僧搖伸手臂挽師上山以夢通告門人咸曰此天台山也因挾道南征噫淪斯岩陳少主降勅徵入前後七使師乃赴都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講智論及金陵敗覆策杖荆湘會大業在蕃任總淮海承風佩德欲遵戒法致書累請師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辞不免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楊州設千僧會爲王授戒未幾王入朝師旋台嶽躬率禪門行光明懺仍立誓曰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願從速化不久告衆曰吾當卒此地矣誡曰宜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大石像前春秋六十七矣弟子章安親傳戒法焉

辛酉 改仁壽

初文帝龍潛時遇梵僧以舍利一裹授之曰檀越他日爲普天慈父此大覺遺靈故留與供養僧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帝登極後嘗與法師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数之或少或多竟不能定遷曰諸佛法身過於数量非世間所測帝始作七寶箱貯之至是海内大定帝憶其事是以岐州等三十州各建塔焉

是年六月十三日詔曰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衆生津濟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脩福業使當今現在爰及来世永作善

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片分送舍利往前三十州建塔每州僧三百六十人爲朕及皇太子后妃諸王內外官僚士庶懺悔及於相州戰場立寺七日行道任人布施限十文而止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別外州郡僧尼普爲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石函總管刺史下至縣尉自非軍機停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務盡誠敬副朕意焉是日帝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御座之按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瑠璃瓶各三十以瑠璃瓶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薰陸爲泥塗蓋而印之諸沙門各奉而行初入州境總管刺史夾道步引四部大衆威儀齋肅共以寶蓋旛幢華臺像輦佛帳徑輿香山香鉢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圍繞讚唄依阿含經舍利入拘尸那城法於是沙門對四部大衆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大慈無邊無際哀愍衆生切於骨髓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訶責之教導之深至懇惻涕零及宣讀懺悔文至舍利將入函沙門高奉寶瓶

寅一　二十二

巡示大衆人人拭目諦視共覩光明哀變號泣聲響震地凡是安置之處悉亦如之帝於十月十五日午時在大興宮之大殿西面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人旛蓋香花讚唄音樂自大興善寺來

居殿堂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百僚素食齋戒及舍利入塔訖帝曰爾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其言見著作王邵舍利感應記

癸丑 三年文中子王通既冠慨然有濟世之志西遊長安見帝坐大極殿名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道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驗今恢恢乎運天下於掌上帝大悅曰得生幾晚天不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墻之憂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乃續詩書正禮樂脩九經贊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者河南董常太山姬義京兆杜如晦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王珪溫彥博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餘往來受業者千餘人大業中累徵不就十三年疾病聞江都有變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遂卒門人謚曰文中子嘗爲中說以擬論語其周公篇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孔子之罪也玄虛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脩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文中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觀皇極讜議三教於是乎一矣通弟續亦著書號東皐子文中子講道于白午之磎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

寅 二十三

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收曰叟何爲者而徵吾歎負苓者曰麗朱者赤附墨者黑盖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歎是六腑五臟不能受也吾是以問收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泄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太和磔裂先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乖亂者安得羸歎

而嗟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荅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右室論曰宋司馬文正公曰文中子云佛聖人也審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見矣第今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因廣文子之意作解禪頌六首果如此言雖中國亦可行矣不然則吾所不知也其卒章曰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爲贊爲大聖是名佛菩薩噫文正公繼孔孟荀楊爲大賢者也庸有不知佛哉觀其頌則文正公平生所爲皆佛菩薩之心也特禪之一法雖吾門亦標表以爲教外別傳自非積三二十年息心絕慮則莫能究其旨謂之隱語大言似

是而實非也何則東皐子猶以伏羲畫卦泄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知者不知大朴散矣矧不立文字之禪宜指人心於語言形迹之表詎可常程義理而求其言說耶是不獨文正公文中子楊孟諸賢未暇留神吾徒傳教大法師輩固有不知而興謗者故先德云千人萬人中撈摝一箇半箇而已夫豈易信也哉

冥一　二十五

闍那崛多西天竺人也帝時至長安大興善寺奉勅譯法華等經是年示滅

仁壽初詔曰皇帝敬問章洪山之南谷智舜禪師冬月極寒味道安隱勉勗蒼生成就聖業惟慈頭力朕實嘉焉今遣開府盧元壽宣朕意起禪師赴闕舜以疾辭不赴初舜從稠禪師出家習定或時覺有妄念即以錐刺股由是塵慮不入至不得已或出一言不過戒定慧而已如是十餘年稠奇之曰汝於人事殆無心哉而今而後可與言道矣後舜入贊皇山好事者奉米麵供之舜辭去一不受或問故舜曰山居橡栗足以禦饑何煩於人其簡易如此見啗肉者必慘容戒之曰六道殊形汝無不經一切有命皆女父母一切有生皆女曩形而食其肉者是食女父母女心安忍哉聞者悛革也

詔賞罰度支並付太子廣上疾揚素使張衡入侍上暴崩太子即位○時天下戶口抄甲子五計八百九十萬

乙丑煬帝廣小字阿麼高祖次子篡立于仁壽宮初登有政治民後幸洛陽營建東京發河南人夫數百萬開通濟渠而達淮泗龍舟鳳艒又至江都民不堪命而群

盜蜂起四海土崩後爲宇文弑之壽五十九年

冬煬帝有事于南郊詔僧道並同俗拜道流莫敢言諸沙門例不奉詔帝詰之曰詔條久頒卿等固不奉命何也時法師明瞻者對曰陛下若使准制罷道則微軀敢不

寘一　二十六

奉命如知大法可崇則法服之下僧無敬俗之禮帝曰何以致拜周武瞻曰周武任威縱暴仁德不施不足爲有國者法陛下聖政惟仁不枉非罪是以貧道得盡忠言帝默然而罷有司以瞻抗對將抵以罪瞻曰所坐者瞻也願不以非律加吾徒帝壯其不撓而不問凡敬主之議由此而絕焉

丙寅

是歲三祖僧璨大師示寂師或云徐州人初以白衣謁二祖既授衣屬周武廢教往來司空山積十餘年人無識者隋開皇十二年有沙彌道信禮師曰願和尚大慈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授具戒已屢驗以玄犍知其緣熟乃付衣說偈曰花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并付法衣曰吾既得汝能事已畢即優游江國歷羅浮諸山復還舊止士民樂其歸相率致供師爲四衆說法已於法會大樹下儼立合掌而逝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曰鑑智禪師著信心

寘一　二十七

銘一篇其辭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

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絶言絶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功須臾反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迷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遥絶惱繫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有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寐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虚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如如體玄元爾忘緣萬緣齊觀後歸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皆息狐疑淨盡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虚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智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絶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

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此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丁卯始平令楊宏率道士名儒入智藏寺啓會義法遣命法師惠淨與道士余永通論義永通欲先立義淨曰道流入寺義有主賓汝安得先於是淨問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且道體一故混耶體異故混耶若體一故混則正混之時已自成一是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且未混之時已自成二然則二非一起矣永通茫然不知所對無言而罷煬帝窮乙亥奢極侈乘龍舟錦帆沿汴而下入于楊州天下諸侯反叛稱帝王者各據一方凡五十二處太原唐公李淵起義兵而來救駕矣

實二　二十九

丙子唐師至江都帝以手琢案曰渠有奇相渠得之矣十一月唐師入京遥尊爲大上皇立代王侑爲帝紹隋室也

恭帝侑煬之孫元德太子之子十三即位以唐公爲相進封唐王次年五月禪位與唐封爲鄂國公武德二年薨壽十五在位二年

丁丑改義寧上在江都遥虛日甚中文化及因思歸之士夜入宮弒帝及宗室皆死

神僧法喜者貌寢陋年若四十許嶺表父老咸言見時見之談晉宋間事歷歷可聽又自言嘗從東林遠公游語默不常然皆爲吉凶之兆煬帝幸維楊聞其有異召之俄一日繞宮中徧索羊頭帝惡之以付廷尉手足銀鐺禁衛嚴甚喜日丐于市飲食自若有司以聞帝命按視封鑰如故及啓戶視之唯見袈裟覆黃金骨骨皆連鎖遽以白帝勑長安王怛覈實如狀詔以香泥

樹骨塑之是夕喜以泥像起行言笑如故遂釋其禁未幾示疾命嘗所善者去其薦置身簀上下以熾炭炙之數日半身紅爛即死葬之香山寺側後數歲有自海南歸者見喜無恙其人發冢視之唯空棺爾計是時喜已三百餘歲矣及煬帝於江都遇弑方悟喜索羊頭之驗云

石室論曰唐牧之云昔有相士稱文帝當有天下後果篡奪得之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繼久矣一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十年老壯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當曰此爲楊氏禍乃可謂善相者牧之之論誠爲驚絶然文帝削平天下混一海宇君臨萬國者二十四年剏置禮樂法度多爲唐所遵用仁壽間天下戶至八百七十萬以唐彊宇之廣歷五朝至天寶末纔九百餘萬戶隋文開統而身及太平固一代之英主也惜其末年任一楊素而弗獲其終嗚呼豈唯隋文而已哉凡魏晉以來苻石姚劉二蕭陳高宇文楊氏十三朝興亡因果循環之驗皆毫末無差吾教所以誕敷六合有大益於天下國家者其言因果報應之事與天道大合有以助天爲勸沮也故鴻經廣論深切著明必欲人人自信因即如是果亦如之莫可逭也儒雖曰其事好還然未伸勸沮之理此所以牧之唯詆隋文而不遠推累朝積習循環之弊獨唐家之興則異於彼故其運祚靈長益足以爲天下之至鑑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

冥

音釋

邕於龍切四方有水也　櫨來都切柱上栭也　栱居家梁恭二切栱丨也

腊思亦切乾肉也　僭子念切儗　巋丘遠切山小而衆也　詧初八切審諦也

茜此見切可染緋　岵胡古切山多草木　蝦加下切大也固也　銃尺仲

切銎也　闉於神切城曲重門也　瑒徒朗切珪一尺二寸有瓚　鶗大戾切仲

春化鳩　鳩刀于切丨鳩也　鮌古本切大魚也　櫟力的切木名　筦古短

切筆也　侃可旦切和樂貌　淦古南切水入船中也　硤候夾切丨石縣名

摝力穀切　闞去月切　舸各可切船也　麼莫婆切丨尼也　琲音拜

鄗許各切地名也　逭胡館切迭也轉也　簀側革切殘也